

金永福 著

大地血魂



DA DI XUE HUN

 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金永福 著

大地血魂

上册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血魂 / 金永福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5143-5992-3

I. ①大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980号

大地血魂

作 者 金永福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31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992-3
定 价 69.80元 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汉 子	1
左同志传略	43
彩色的巷道	102
白 岩	154

汉子

翻过一个山梁子，就有一条汉子。

——民谚

一

公元一八八七年（光绪二十二年）腊月二十三日子夜，牛角寨在一阵山崩地裂的轰鸣声中被埋入地下。全寨幸免于难的，只有老祖公一人。那时，他还是一个拖着鼻涕龙的娃娃。

现在，他孤身住在牛角山顶的一间破旧的土墙房里，常年四季披着一件又黑又脏的长衫子，赤着脚蹲在火塘边烤火。他鹰爪似的脚趾牢牢地抓着龟裂的地皮，大脚趾向内弯，形成一个“八”字。即使睡去，整个身子依旧保持着蹲的姿势，犹如一块生根的褐色的岩石。

老祖公在这个世上活得太久了。四十年前，九叔就为他备下了寿棺。这合寿棺是用一抱多粗一筒杉木做成的，全身没有一个疙瘩。那时，老祖公还身强力壮，打个喷嚏隔山响，咳嗽一声吓得胆小的娃儿尿裤裆。他让九叔用生漆漆了七遍，又用熟漆漆了七遍，取“七七四十九，天长地久”之意。把合棺材漆得硬如钢板，亮如宝石。九叔误食毒蘑菇死了以后，他在一个墨黑的夜里，将整合棺材背到了牛角山顶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围着棺材筑了一间有门无窗的土墙房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他站在山顶最后看了一眼山脚下的牛家大寨——他

一生最伟大最辉煌的杰作，钻进土墙房内与棺材为伴，再不出土墙一步。

儿孙们都以为他是在挨日子，拖得过今天，拖不过明天，暗中都扯了孝帕。孙子、曾孙、重孙辈的媳妇们或背人吊嗓，或私下编词儿，准备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哭丧大比赛。谁知老祖公阳寿未尽，一年一年地过去了，他的头发依旧又粗又黑，嘴里重新长出牙齿，玉白晶莹，坚硬如钢，对于孙子、曾孙、重孙们轮流送上来的饭菜，照样吃得一干二净。后来，不知有意无意，几天不送饭，不吃不喝，他依然岩石般地蹲着，不言不语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还顽强地活着，仿佛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山。只是脸型变了，小了，像一颗核桃；鼻子塌下去，嘴巴往外凸，猛然一看，既像猩猩，又像猿人。他的胸上，肚皮上，脚上、腿上都长满了黑红色的火斑花，像披着一身铜甲。火塘时明时暗，青杠柴块爆起的火星不时飞落在他的身上，他浑然不觉。双手雕塑般地伸着，笼在火塘上空，仿佛要永远拥抱着这古老的火塘。只有沿着山顶滚动的雷声，才能偶尔撕开他铁冑似的外壳，掀开压在他心上岁月的巨石，唤起他的记忆。于是，数十年前那场可怕的浩劫，便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这时，他的双眼发出奇异的亮光，最凶狠的狼也会被吓得逃之夭夭。

现在的牛家大寨，人口近二百了。除了嫁进来的不同辈分的媳妇们外，自然都姓牛，自然都是老祖公的后裔。老祖公之称为“老祖宗”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兄弟之间，父子之间可以抡斧子、动刀子、砸桌子、烧房子，却不能说老祖公的坏话。对于嫁进来的女人，要求更高更严。倘若谁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全寨共讨之，全族共诛之。老祖公娶最后一个老祖奶时，五婶只悄悄说了一句“老不正经！老牛吃嫩草”，差点被捆了手脚丢进阴洞喂大蟒。想想看，牛角寨被埋入地下后，仅仅逃出老祖公一人，他老人家独苗一根，从零开始，数十年间发展了这一大寨人，容易吗？没有老祖公，便没有牛家大寨。他老人家功德无量，当进入圣人之列，受人顶礼膜拜，更何况牛家是讲孝道的家族。

老祖公清楚地记得，他家的七柱大房立在寨子左边。房侧一块大石，石上一个牛鼻眼，一吹就响，如少妇嬉笑之声，隔山都能听到。房屋面向透迤而来的青龙山，背靠突起的牛角大山。大门刷红土，柱子刷黑漆，窗上糊白纸。在全寨，他家的房子不数一也要数二。全寨数十户人家，一家挨一家地挤在山

腰上。这是一座石山，两个山峰形如一对牛角。山上多古树，树根钻进石缝，犹如一条条大蛇缠在岩石上。家家户户就近取柴，伐木而烧。寨子上空常年烟雾缭绕，把个寨子搅得迷迷糊糊，朦朦胧胧。半山上有一株大树，枝叶繁茂，根须如虬龙，老一辈人称之为“神树”。全寨人常到树下烧香烧纸，供酒供肉供饭。渐渐地，山上的树木砍完了，人们的眼睛盯上了“神树”。终于，有几个胆大的围着“神树”抡起了斧头。一斧下去，树上喷出一股鲜血，二斧下去，树上血流遍地。在大树倒下的一刻，全寨人都听到了一个老人的呻吟之声。人人毛骨悚然，面如死灰，预感到大难临头了。

这天，老祖公刚满十岁。中午吃了娘煮的两个红鸡蛋，拖着牛尾巴似的辫子到处乱窜，他是么儿，被父母惯坏了。和小伙伴们玩，非当“头领”不可，只赢不输，动不动就欺负人。他打哭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小伙伴后，又躲到石头旁边偷看小媳妇撒尿。那媳妇儿脸不红，站起来慢慢系了裤子，走过去朝他的小屁股上拍了两下。他嘻嘻地笑着，山猫一样窜上山去了。他坐在一个树桩上，觉得天好蓝，山好大。就在全寨人惶惶不安的时候，他听到了一个声音。这声音从遥远的地方来，如丝竹之声，悦耳动听。“天人地无”，他分明听到了这几个字。若干年后，想起这场浩劫，他仍然不明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。

当天夜里，全寨人在提心吊胆中又都死一般地睡熟了。灾难来得突然而迅猛。开始，天边出现一片炫目的白光，紧接着，雷雨交加，大地摇动，晃得坛子、罐子满地滚。牛、猪、羊、狗、鸡发出绝望的叫声。人们从床上滚下来，呼儿唤母，一片惊恐。老祖公尿憋得慌，挣脱娘的手，跑到房子旁边的大石前去撒尿。他刚掏出小雀雀，突然一声轰鸣，牛角山垮下来半边。无数的石块奔腾而下，呼啸着，碰撞着，顷刻之间将整个寨子压住，深深地埋入地下，牛角寨从此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墓冢。雨水将石头洗得干干净净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一堆永不融化的积雪。七天之后，有人从这里经过，还能听到乱石堆里有鸡哀狗悲之声。那时，老祖公正在乱石堆里挣扎。巨石之间的空隙，使他保住了性命。

第八天，老祖公泥猴似的从乱石堆里爬了出来。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在里面生活了七天的，更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爬出来的。自然，这些都是次要的

了。重要的是，从此这里有了一条汉子，有了老祖公的传奇一生，有了这一大寨值得骄傲的人丁薪火和一条条大山的汉子。

二

一九八六年，我和县委机关的几个同志翻过一个又一个的山梁子，到牛角乡来扶贫。牛家大寨正是我蹲点的地方。

这个寨子离乱石堆不过二里地，百十户人家抱成一团挤在半山腰上伸出来的一块平地上。寨子后面，是白晃晃的一刀切的悬崖。抬头望，山顶云雾缭绕，变幻莫测。阳光被大山挡住，上午十点，太阳才能照到寨子。寨前，一条无遮无挡的深谷蜿蜒而去，谷中乱石林立，白得耀眼。全寨百分之三十的人家是“双缺户”，百分之七的人家全部家产不值十元钱。这里，“财神”走运，似乎家家的大门上都贴着“财神簿”。“财神簿”中央画太极八卦图，四周写满大小字行，有的字如天书。大门两边还要贴上一副对联。这些对联当然都是希望自己发财的。有的门上贴着“四季财门吾打开，横财滚滚进家来”。令人啼笑皆非，百感交集。

“开财门”十分讲究，先请先生看日子，再接先生来“开财门”。“开财门”时须备下一只大公鸡。先生手提公鸡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然后高声唱道：

此鸡不是非凡鸡，
头顶红冠子，
身穿五色衣。
日在昆仑山上叫，
夜在凡人笼内歇。
今朝落在弟子手，
将你做个开门兴旺鸡。

唱毕，将鸡杀了，把鸡血抹在门头上，又唱：“雄鸡点门头，百年福禄好

悠游。”把鸡血抹在门中间，唱：“雄鸡点门心，繁华富贵满门庭。”最后将鸡血抹在门脚，唱：“雄鸡点门脚，财源滚滚福禄多。”人们对先生毕恭毕敬，除了招待酒肉，走时还要打发礼钱。

我问：“这灵吗？”

他们憨厚地笑笑，说：“也有发了的。”再问是谁家，他们便不再言语。想发财，又怕“露财”，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。

“没有儿孙想儿孙，有了儿孙想钱财。”这是很老实的话。望着他们粗糙的大手和一群群天真烂漫的儿童，谁不动颜？

老祖公也是儿童。那时，他刚从乱石堆里艰难地爬出来，又饥又渴。天上，月儿一线。大山朦胧，微风轻柔，夜莺低吟。宁静的夜晚还是这般美好。他精神一振站了起来，掏出小雀雀又要撒尿。这时，他看到了在乱石堆上跳动的绿阴阴的无数光点。

“豺狗！”他一声惊叫，尿全部缩回小腹内。

老祖公称之为“豺狗”的东西，就是狼。它们常常窜到寨子里来扛猪、背娃娃。它们又狡猾又残忍，一口咬住小孩的脖子，往背上一扔，驼了就朝山上溜。

牛角寨被乱石压住后，血腥引来了群狼。它们已经在这里守了好几天了，在乱石堆里寻觅，把爪子伸进石缝中掏抓。有时，爪子被石块卡住，痛得它们一声接一声的哀嚎。

老祖公下意识地抓起一块石头，警惕地望着渐渐逼近的绿光。仿佛有人暗中指挥他似的，他右脚退后一步，右手爆发出千钧力，石头向绿光中砸去。一声哀鸣，两点绿光熄灭了。当时，他并不知道，他扔出去的石头准确地击中了一只狼崽子的脑袋，并使它成了同伴的美餐。

我和年轻的乡长站在乱石堆中的一块平坦的巨石上，长久地默默无语。我看着垮下去的山坡和残缺的山头，深信脚下的牛角寨是在一次强烈的地震中被埋入地下的。也许是这里太偏僻了，关于这场地震，县志和州志里都没有记载。

乡长二十七八岁，见过世面；酒量好。他递给我一支烟，向我介绍该乡脱

贫致富的打算。

“要得富，先修路。”他点燃了烟，吸了一口，用力将烟喷得无影无踪，“我们计划修一条公路到区里。路通后，把这些石头运到城里去卖——现成的，不用开。”

牛角乡除了大山就是深沟，能修一条公路，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。至于把石头运到城里去卖——豆腐盘成肉价钱，却划不来！

诗人赞美大山，大约是没有在这样的大山里呆过。我不知道，牛角寨人的祖先从黄河边上跋涉而来，为什么会选中这个地方住下来，开荒种地，赶山狩猎，繁衍后代；我不明白，牛角寨被毁了以后，老祖公为什么还要死死守在这里？他完全有理由有自由有条件去浪迹天涯的呀。他可以到天津卫去卖艺，为后辈儿孙弄个城市户口，也可以去上海做生意赚外汇，为儿孙们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。总之，广阔天地，是大有作为的。可是，他却什么地方也不去，一生中连县城也未逛过。

面对着群狼，老祖公不躲不避，表现了大无畏的好汉精神。人和兽对峙着，双方的眼里都燃烧着火焰，射出可怕的光。这是生命和力量的抗衡。虎啸从黎明中传来，群狼毛骨悚然，东张西望。头狼突然嗥叫一声，带着狼群逃之夭夭。有一只贪婪的狼行动慢了一点，被冲过来的猛虎一爪击毙，倒在离老祖公不远的石头上。似乎与此同时，老祖公也悄然倒下了。老虎围着他转了转，舔舔胡须，慢悠悠地离开了。

太阳当顶，万籁俱静。老祖公揉揉双眼，仿佛刚刚睡醒，他摸摸头，甩甩手，伸伸腿，一骨碌爬起来。他跳到一块石头上四下张望，突然觉得这乱石堆很好玩。待发现全寨已被这些石头压住后，他的脑袋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双膝不觉跪了下去，张大嘴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捶打着石头，石头划破了他的手，鲜血滴在石头上，石头开了一朵红花。他在乱石堆上狂奔，喊着爹，喊着娘，喊着哥哥，喊着妹妹，喊着与他一块玩耍的小伙伴们……

“爹！”大山回答。

“娘！”大山回答。

……

除了大山的回声，没有爹的声音，没有娘的声音，没有哥哥妹妹和小伙伴们们的声音。成群的乌鸦飞来，落在石头上，黑压压的一片。乱石堆下正散发出一股股腐尸味。他绝望了。一夜之间，老祖公失去了所有的亲人。牛角寨完了。整个寨子除了他一人，全都死了。

我完全相信，老祖公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冲杀出来的一条汉子！

乡长是老祖公的曾孙。他复员后，特地穿了一身军装去看望老祖公。群山苍茫，风在山谷山顶呼号。他喊了几声，老祖公已形若僵尸。他感慨不已，对着土墙房敬了一个军礼，失望而归。

三

牛角寨被垮下来的大山埋没的消息，终于传到了外界，引起广泛的好奇和兴趣，也有人惋惜，也有人高兴。这世界极其复杂，什么人没有呢！不久，又都说那乱石堆下埋了黄金和宝贝，使这个埋没了的寨子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诱人色彩。

“大山塌时，有巨龙飞出，腾空而去，口中所含宝珠落于寨中，被乱石压住。”

“牛角寨家家有黄金，金条金砖放在坛子罐子里头。”

.....

言者做神秘状，听者心儿猛跳，眼珠子发绿。有好事者考证，牛角寨人的祖先曾在朝廷当过大官，因感于宦海浮沉，携带巨金潜来深山隐居。

现在牛家大寨上了岁数的人们，也跟着这么说。一些小青年相信乱石堆下埋有自家的黄金白银珍宝，相约着偷偷将这乱石堆绘了图，凑足路费，准备进京“献宝”。不料走了风声，被斥之为“不孝”、“出卖祖宗尸骨”，“黑了心”，弄得在全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
某日，我的住处来了一位老人。他头戴乌黑毡帽，身着蓝布长衫，脚穿解放牌胶鞋。刚坐下又起来，极神秘地对我说，乱石堆里确有黄金白银。早年间，变作白马和黄牛到邻县去吃庄稼，那里的人一路追来，眼睁睁地看着白马

黄牛钻进乱石堆中不见了。这黄金和白银幻现为牛马的故事，我是听说过的。其时，我还小，奶奶抱着我，将这种故事一千遍一万遍地讲给我听，并嘱咐我，若见了黄牛白马。要悄悄走上去，用红布拴住它们的脚，这样，它们就现了原形不会跑了。

“这要看人的福气。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”奶奶最后说。

我没有这种福气，也没有这个命。虽然见到不少的白马黄牛，也曾悄悄用红布拴过它们的脚，但是，它们并没有现原形，仍是活蹦乱跳的牲口，我终于也就不能发财了。

老人不管我信与不信，继续说，毛主席共产党来的时候，他就吃上社会主义了。现在，政府也还记得他，年年都安排他吃救济。他不白吃政府的，有一天取了宝，他要将他的那一份送给政府，盖共产主义大楼。后来听说，这位老人在土改、合作社、“大跃进”中，一直都是很积极的，也是一条汉子。谁知“四清”一来，他脑子出毛病了。

我留他吃饭，并请他喝了两碗苞谷酒。他称我为“上级”，更加神秘地告诉我，他是老祖公的第六个儿子。其实呢，也不算的。他的真正的父亲是一个大土匪。老祖公杀了土匪，背走土匪的姨太太，并不知道这女人肚皮里已怀着一个儿子。

“现今政策好，政府英明，我不能再向上级隐瞒了。”他抓着我的手说。

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我送他出门时，竟鬼使神差地叮嘱他，不要再将这个“秘密”向任何人泄露。他满口应承，偏偏倒倒上路，消失在羊肠似的山路上。

九十年前，取宝的人们正是沿着这条山路而来的。领头的汉子名叫“疤子”，满脸横肉，粗大的辫子拴在腰间，衣服敞开，胸毛又黑又密。他是土匪，又是盗墓贼。天生的豹子胆，力气大，一拳能打倒一头牛！听说牛角寨有宝，他纠集了十几个人，一起喝了鸡血酒，赶来发财。可是，面对山一样的乱石堆，面对着一块块狰狞的巨石，他们束手无策了。

“嗨！”疤子性起，大吼一声，双手往一块大石推去。

这块石头落在另一块石头之上，两头小，中间大，像一个孕妇。看似摇摇

欲坠，推之却纹丝不动。在疤子的吆吼之下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喊着号子，拿出吃奶的力气，仍然掀之不动。疤子猛然醒悟，摆出香蜡纸烛，跪下磕了三个头，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边烧了钱纸。再推，石头竟像长了根一样！

疤子大怒，破口大骂，满口污言秽语。陡然间，一条大蛇从乱石堆中射出，“啪”的一声缠在他的脖子上。众人吓得呆若木鸡。疤子反应敏捷，双手抓住大蛇七寸，死死不放。大蛇越缠越紧，他终于脚下不稳，倒在了石堆上。人和蛇在石堆上滚动。他的身上被石头划了一道道的口子，但双手仍紧紧地抓住大蛇七寸，倘若不是一块锋利的石头划破了蛇头，也许他在今后的若干年里，不会与老祖公作对了。

这时，老祖公正威风凛凛地站在牛角山顶，饶有兴致地目睹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兴奋得放声大笑，脱下布衫高举着，旗帜般的在空中挥舞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

“哇！啊！”他大声呼叫着，在山间狂奔，脑后的辫子飘起来，如一条蛇在空中疾行。

“我是蛇！我是老虎！”他在心里呐喊着。

疤子立在乱石堆前长叹一声，带着众人沿原路返回。途中，他们遭到狼群包围，生还者十之二三。

提起这件事，牛家大寨上了年纪的人们，无不骄傲地说：“牛家的坟山是动得的吗？”又都说那条大蛇是“祖宗显灵”，让人敬畏。

最实在的是，老祖公在乱石堆上拣到了几件铁器，武装了自己。从此，他在乱石堆旁结庐而居，为发展牛家大寨奠定了根基。

一日，有亲戚从远方翻山越岭走来，一身疲惫站在乱石堆前悲悲切切，好不伤心。老祖公走过去，指着来人大声说：“哪个叫你来淌狗尿？牛家又没有死绝！”

来人知他是牛家唯一幸存者，更是又悲又怜，泪珠儿一串串往下掉，提出要领养他。

老祖公双目睁圆，凛然而言：“有天有地，就有我牛大山，就有我牛家！”

来人以手加额，半日无语。临行，对天祷告：“苍天保佑！皇天有眼，牛家有望了！”

二十年后，这位亲戚重访牛角寨，瞥见半坡一溜房子，心中大喜。老祖公奉之为上宾，大酒大肉招待。谈及当时情景，老祖公一笑置之。

四

牛角山垭口上有一片石林。白色的灰色的石头像一棵棵从地下冒上来的竹笋，当地人称之为“石笋”。其实，称之为“石树”要确切一些。每一块石柱上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树干以及树的年轮。考古工作者说，这是硅化石，很有研究价值，珍贵得很。于是，有几棵“石笋”莫名其妙地破碎了。于是，县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不花重金刻碑保护。

那时候，老祖公常到这片石林里来玩耍，也不知道什么化石不化石的。饿了，吃山鸡、野兔、岩羊，渴了饮“咩咩”泉水，又自由又幸福。

“咩咩”泉离石林不过百步，生在山腰上的一块大石上，形状如妇人的乳房。“奶头”大若酒杯，中间一汪清泉，冬不枯，夏不溢。饮者须衔住“奶头”猛吸，才能喝到水。这泉水甘冽滋润解渴，妙不可言。每次，老祖公抱着“乳房”，口衔“奶头”，一个劲地猛吸，直到把肚皮灌得滚圆，方才抹抹嘴巴，提提裤子离开。

石林中间的草地柔软而厚实，散发着阵阵清香。老祖公躺在草地上，眯着眼看太阳看大山看飞过的鸟儿。他刚吃完一只肥山鸡，喝了一顿“咩咩”泉水，懒洋洋而舒舒服服。四周山上的杜鹃花开得繁繁的，微风带来的花香沁人心脾，撩人春心，动人情怀；鸟儿们在头顶上追逐着，抛下一串串的嬉闹声；太阳暖烘烘的，亲切而热烈。老祖公徐徐而睡，沉入梦乡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撒尿的小媳妇。猛然间，小腹一阵紧绷，两腿之间射出一股热流。他惊恐万状，又羞又愧，心儿跳，脸儿红。突而醒悟，跳将起来，对着群山大喊：“我要媳妇！我要媳妇！”

这时的老祖公，已长成了伟伟一条汉子。他一顿能吃下一只野兔，赤着脚行走如飞，在悬崖上追逐岩羊，能在草丛中与豹子搏斗。几天后，他肩上搭着五张豹子皮，雄赳赳气昂昂出门找媳妇去了。

他沿着弯曲的山路，穿过森林，爬上大山，走了两天，一眼瞥见了山脚下的一户人家和在院子里绣花的一个少女。那少女勾着头，专心致志，时而伸个懒腰，胸脯上隆起两个桃子，把个老祖公看得如醉如痴。他冒冒失失地走过去，吓得少女一声惊叫，飞也似的奔进家中。

少顷，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妇人来。她伸手挡住老祖公，厉声斥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小子！”

老祖公一愣，突然单膝长跪，双手叠在一起，脱口而出：“我要娶她做媳妇！”

妇人哈哈大笑，一声“野小子”伸开二指直取他的双目。

“慢！”突然，一个老汉好像从天而降，喝住了妇人。这人骨瘦如柴，手握钢叉，钢叉上吊着一只黄毛狐狸，如一根树桩立在老祖公身旁。

“你要娶小女为妻？”老汉眯着眼说，声音低沉而冰冷，“这不难，只要答应老汉一条。”

老祖公眨眨眼一甩手站起来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英姿飒爽，望着老汉说：“不说一条，一百条我也不怕！”

老汉打量着他说：“小女生下时，我曾对天发誓，哪个要娶小女为妻，须跟我三个月……”

“三年也行！”他不假思索地说。

老汉皱皱眉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一日三餐，每餐能吃半斤肥肉。三月满，老汉绝不反悔！”

这算什么规矩？什么条件？老祖公心里一阵好笑，当下满口应承。那老汉不再说什么，放下钢叉走进屋里。妇人接了老祖公的豹子皮，指给他一间厢房，将他安顿住下。

老汉是一个猎户，身怀绝技。手刃猛兽，如囊中取物。那妇人看似一个农妇，手段仍十分了得。二人祖上都是吴三桂的亲兵，因不满吴三桂降清，相

约逃来水西。后，吴王剿水西，均遭诛杀。两家数代单传，互为夫妻，隐姓埋名。到了老汉这一代，生了两个女儿。不料大女儿两岁时失踪，身边仅有一女，取名一秀，视为掌上明珠。

老祖公哪里知道这些！投在门下，数着指头过日子，巴不得明日就将那姑娘娶了去。每顿饭菜，都是妇人亲手做。一刀下去，不多不少，油渍渍的半斤腊肉。每餐切两块，用清水煮了，端到桌上，垂手而立，看着二人吃完，便收碗抹桌子。吃了饭，老汉便带着他出门，专拣无路的地方走。老汉行走如飞，他紧紧跟着，尚不觉吃力，每日如此，吃了饭就走路，走了再吃。老汉不说，他也不问。

头一个月，每顿吃半斤肉，他咂嘴咂舌，尚嫌不够。第二个月，刚好够吃。第三个月，老汉吃得轻轻松松，仿佛不是吃肉，而是吃豆腐。可是，他一见到肉，心头就饱了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想到要人家姑娘做媳妇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吃下去。最后几天。见到肉肠胃翻滚，喉咙发痒。每次都是勉强咽下去，吃得眼睛发绿，心恶欲吐。但是，他坚持住了。

当他最后咽下半斤腊肉后，老汉伸出瘦骨嶙峋的左手，往他肩上一拍，朗声道：“好小子！算你走运。几年来，好多个狂徒都倒在我老汉的半斤肥肉里，走不出这大山梁子！现在。我把小女交给你了，今天就是黄道吉日，你们成亲吧！”

他又惊又喜，当晚便作了新郎。新娘子正当怀春年岁，小两口你恩我爱，老祖公乐不思蜀。老汉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把一身本事全部传给了他。不料新婚后一月，他坐卧不安，神不守舍。夜夜都梦见爹娘和小伙伴们，他知道自己该回去了。于是，带着妻子一秀来向岳父岳母辞行。

“是我待你不好？”妇人很诧异。

“丈母娘想姑爷，强似想她爹！他敢说你好不好！”老汉说话太直，虽难听，却是实情。

“好？好他还要走？”妇人嚷道。

老汉看着他说：“我老汉待你也不薄！难道是嫌我们拖累了你不成？”

“你们待我如亲生。”他诚恳地说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在此长住。我已老了，这片土地，这个家，交给你！”老汉说。

“我要回牛角山去。”他语气坚决。

“这里不比牛角山好？”

“比牛角山好得多。”

“牛角寨如今只剩你一人，你还回去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回去重建牛角寨，立我牛家门户！”

老汉沉思不语。半日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我一生不曾求人，今日求你留下，竟不可得，天意也！男儿当顶天立地，创家立业……你走吧，小女留下。”

“爹！”一秀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“我要和他去！”

“住口！”老汉说，“他走，你也走……不行！”

妇人抹把泪，说：“老爷！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石头抱着走，你就让她去吧——权当我们没有生这个女儿。”

老汉艰难地站起来，一挥手，说：“你们走吧！”

五

老祖公的第四代孙女中，又有姐妹俩被人拐到山东、河南卖作人妻了。姐姐是在赶场的路上被人哄走的。那人说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不出去看看，等于白活了一世。姐姐便跟着他走了。半个月后，妹妹出去找姐姐，也再没有回来。两个女儿相继失踪，老祖公的第三十一个孙子和孙媳抱头痛哭，呼天号地，请人写了状子递到乡里区里县里。

半年后，姐姐寄来六百元钱，并附有一信。老两口请来全寨最高的文化人——正在读初三的老祖公的第一〇八个重孙。初中生下穿牛仔裤，上着蓝布中山服，口袋里别一只铍金钢笔，用老师教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念信。